虞初志

韋安道傳　　虞初志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宮者持大仗衣畫袴袖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

傘傘下見衣珠翠之服兼大禹如后主
之飾美麗光豔具容動人又有後騎皆
婦人才官着鐵貫弓矢乘馬[illegible]亦千餘
人騎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
騎天尚未明閒同行者皆去不見又隆
衢中金吾街吏不為靜路之漸明見
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
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

道請問其事宦監但指惠遠里之西門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舊牆而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所當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者出應問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宦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

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入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首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衛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

者之城凡經數重迻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宦監安道㒒焉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宦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

西並朋之自殿後閣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脩首飾褘衣如詣廟之服臨殿門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賛曰居士夫人乃宜契合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亦以十數美婦

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
則以其多儷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
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
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
告而娶不可謂禮頎從子而歸廟見尊
舅姑始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
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
車車有金畢班文玉飾蓋人間所謂庫

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偏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觀燈道東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廿數人皆材宫官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宫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并頓之又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縣

有三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既入洛陽
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
盛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
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
拜而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郎
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
門矣遂有侍婢及閹豎數十輩自外至
開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

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纓絲一請舅姑對坐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壺金琖羅紈無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設及叔伯諸姨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闌婺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甚懽文叔所為是時

天后朝法令嚴峻惧禍及之乃具其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與其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惧明

見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大異術制録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眞曰君可以

令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逃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眞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儀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攫噴毒聲如群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

屋上又若為物所撲有呦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鏜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筆明眞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爲之圖致壇醮之籙使徵八方厚地山

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
無關祟儼異之罪曰又徵人世上天界
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關祟儼曰神祇所
爲魅者則其術制之君然則不可得而
知也請誠自見而顯之因命於新婦既
設饌請祟儼祟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
方肅容將拜祟儼祟儼又忽若爲物所
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曰皆鼻口流血

於地眞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
眞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
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
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
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
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眞即命安
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
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

由是禍及章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其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章郎同去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

使無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有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覩

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予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安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令其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若無壽其當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

歲使管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父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甚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嘗善畫其爲郎更益此藝可成

千世之名再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畫
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
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
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
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
决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
玉珠璣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
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

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具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寶中安道竟卒於官

韋安道傳終

周秦行紀論

李德裕撰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内覩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凉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凉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録多造隱語人

爾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巫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覩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

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膺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聊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宗國僾名不彭原程趙

郡鄉諸從兄嫂太宰如雖頗類余志非
惟猜忌蓋惡其態識也太宰作鎮襄州
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
閑事不足為賀則倚姓敢如此耶會余
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邪昭義
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豈乎為
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
矣凡與太宰膠固未嘗不是流竄無類

輩以相表裏意太宰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宰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貽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為政宜為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君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宰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

無患於六百四十六年後嘻余致君之道
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
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趍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

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但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階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莽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

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
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
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
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
食頃聞殿内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
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
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
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

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糚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

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爛傍視不給有
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
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
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眞妃子余
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眞曰妾得罪先帝
（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
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
肌斂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

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眞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眞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眞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

奴（太真名也）說與惱東昏侯疏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謂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

鼓琴夫人納揩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
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
曰牟秀才避逆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
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牟秀才因才士盡
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
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
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别漢宮休楚舞不能糚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眞詩曰金釵墮地别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

亟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

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月人笛聲空怨
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
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
今夕誰人為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
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
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王兒不擬負他緑
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
亂太后曰太眞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

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絫■若單于婦固當用且苦寒地胡兒餉爲昭君辛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驚起昭君垂涕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遠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辛苦無志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

妃緑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
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
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
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
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
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終

枕中記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

此若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必當令子榮適如志矣

其枕瓷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般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陜州生好土功自陜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

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爪沙節度使王君奐新被敘投河隍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

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習失爲當時
宰相所惡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
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
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由三
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
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
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

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
寒餓何苦求祿而令及此思復衣短裘
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
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其罪者皆死生獨
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罪投驩州數歲
帝知其冤復起為中書令封趙國公恩
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倜儉位
倚傳為考功員外儉為侍御史位為太

常承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婣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既因

臣本山東書生以田間為娛偶逢聖運
備列官庠過蒙綦獎得廣濡秋出擁旌
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歷歷歲年有忝
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覆餗臨號日
極　一日不如老將至今年逾八十位
歷三公鍾漏將盡餘骸俱弊彌留沉困
殆將澌盡顧無識効上答休明空負深
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炙爲余自愛誹冀無妄期于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

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然終之良久
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
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寤吾欲也敢不
受教再拜而去

南柯記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

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

敢致問谿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闢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國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

來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按茵褥簾幃肴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祗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僻易道側生有

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字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

生恩念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國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此蕃交遊而致茲事必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多薦應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有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

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
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後有一女謂生
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
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
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
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
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
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

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木犀念珠一串時君亦踞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嘆賞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世之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囑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為眷屬復有三人冠

帶甚偉前揖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申
一人與生且故生詣曰子非馮翊田子
華乎因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
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
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
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
也職爲司隷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
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

御佩冕服更衣之乎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故無以相志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華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等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宫羣仙姑

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拳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

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太王云
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使邉縣用無失利
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臣
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臣遽謂曰親
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
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
以遺之數多還答先驗書本意皆父平
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

昔年優閒生親戚存者闗里興廢復言
路道乖遠風煙阻絶詞意悲苦語哀
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女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
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
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
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
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

邪女周衛生敦授教命王遂赦有司備
大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
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
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
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
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
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
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

兼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
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
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
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
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
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
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
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

加之少年為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暌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牓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

軒深厚森然深邃生于東省風俗靡弱若政事委以周田鄭下太興閣守郡三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宗臣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遷遷顯職生五男五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炎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

以征之乃表閻敬將兵率萬以拒賊之
衆于擂臺城弁剛勇輕適敗徒敗績弃
單騎躲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
甲而還生因囚敬以請罪巫遣禽之是
用同惡周弃進發攻犇生妻公主遂族
旬知冢齒生因請罷郡護喪還國巫許
者俱以司農興行華行南河太守事巫
亦懷發引成儀羅途與衣時號人吏蘇

饌羹樣遊道者來丁勝數遊遊乎國王
與夫人素衣哭于鄰侯靈轝之東謁公
主同順儀公主衛儀仗羽葆鼓吹葬於
國東十里騰龍崗是月改司憲于樂僊
亦護喪赴國先夫鎮外藩結好中國貴
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羅郡還國出入無
恒交遊賓從咸稱其盛王意疑憚之時
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譴見國有大恐都

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逐僅修僭之應也遂奪生倚衛禁其遊從處老私第生自恃帶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留姻親二十餘年不幸不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鄉雖家多坍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

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

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怏怏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之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三

客濯足于搨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湛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為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搨根上有積土壤以為城郭臺殿之狀

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
丹云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
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之其王
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宂直上南枝
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群蟻
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宂
西去二丈磅礴空圬嵌窞異狀中有一
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

茂翳薈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

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蔽虧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牀生感南

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覿淳于生兒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與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

徧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叅軍事肇讚圖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